

之恩必先及疎屬身歿之日勿子五孫尚
有未宦者如公父子其於親親之說可謂
允蹈者也又如彭尚書思永其撫宗族有
恩張康節公昇常分俸以及九族趙夫又
世開嘗捐金以贖族人之貧不及葬者吾
恭安公存嘗收卹族人之孤嫠者為之殊
要此亦能親親者也既能親親何自而有
攻訐之失乎所謂攻訐者即今之彼我必
爭絲毫必校或相念嫉或相傾奪皆是也
不待如何然後謂之攻訐也戒哉

贊曰

已惡當攻 待人必恕 以訐為直
聖人所惡 於尊者薄 尤可愧懼
根本平時 視若行路 不務睦蘇
弄倫假教

虛靜天師頌

人之一性 湛然圓寂 涉境對動
種種皆妄 一念失正 即是地獄
敬誦斯文 髮立汗下 煨爐心火
馴服氣馬 既以自鏡 且告來者

太上感應篇卷之七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太上感應篇卷之八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義八

剛強不仁

傳曰孔子以剛為近仁太上以剛為不仁
聖人之言豈相戾哉孔子所取之剛乃剛
毅之剛確然不奪乎內君子之剛也有殺
身以成仁故曰近仁又曰根也慈焉得剛
太上所戒之剛乃剛強之剛忿然常見乎
外小人之剛也凌人暴物焉得仁哉故以
不仁又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又曰堅強者
死之徒大抵剛強之剛不能自戒則便有
不仁之失在乎其間太上所以斷而書曰
不仁也昔桓範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初
到徐州與郡守徐岐爭屋便欲引節斬岐
岐奏于朝範以理屈坐免及知冀州時呂
昭才為鎮北將軍冀屬鎮北範以昭才仕
進出其後意輕之語其妻曰吾寧能三公
長跪不能為呂子展屋妻曰君在徐州便
欲引節斬岐人皆謂君難為作下今到冀
州又不欲為呂子展屋人必謂君難為作

上範忿其言以刃鏗撞其腹妻墮胎死強
梁如此非不仁乎包孝肅內剛不屈僚屬
有所關白多面折之至於所言中理亦未
嘗不怡然而敗由是人皆服其剛而不悞
此即剛毅之剛與剛強之剛有所不同而

太上孔子言之所以亦有異也竊嘗論之
縱非剛強之剛而用剛不已亦不保其無
失揚文公億以文章獨步帝頗愛之竟以
剛不容物諧之者衆帝眷遂衰王內翰馬
備亦以文章獨步帝有意於用之亦以剛

不容物沮之者衆命竟不下然則用剛不
已豈不有累於身乎二公尚爾況餘人手
贊曰

剛非克剛 暴而無親 強非自強

必多上人 是謂凶德 又焉得仁

善念斯絕 何惡不臻 登爾多福

枯木難春

狼戾自用

傳曰狼戾自用按如佛說譬之惡馬言難
調也難調如馬當為無等人乎是故太上

於法輪經嘗以不自用故彰勉人今於此
篇又以狼戾自用為戒而吾夫子亦曰愚
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尊如此者災及其身
三教聖人言皆如此其可不戒大抵狼戾
自用者則吾友知識必不親近性命道德

必不喜聞日用之間一切拗強能無失乎
惜其不知從善如流君子所踐其可自用
况狼戾乎昔李文正公訪每自言曰周顯
德末吾為翰林學士丁太夫人憂起復充
職時禮部侍郎竇儼嘗責吾曰夫魚袋之

取事君夙夜匪懈之義以黃金為飾者亦
身之華也子居太夫人憂恩詔抑奪不當
有金玉之飾吾遽謝不敏自是每誌于心
曰夫為人子者喪禮固非預習然三年之
制苟不中禮非惟有虧名教亦何面目處

身於播紳之列乎於此益知竇君之言真
長者也正叔先生過范堯夫治所謂堯夫
曰聞舊帥死公始代之數日便設筵張樂
宴摘軍將有之乎曰有之先生曰當初只
合打散使知所以不給財食者舊帥亡也

堯夫面熱汗洽愧集于中明日追送先生
于界上曰非先生速出不聞此言賢矣哉
二公臨事從善如此是宜名振當時而澤
流後裔也狼戾自用者是可望乎

贊曰

仲虺有方 自用則小 善必難遷
狂不可矯 吝心封閉 私眉膠擾
懷諫陵物 惡積累兆 災及其身
乃其自召

是非不當

傳曰莊子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
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此則超
出於是非之外視是非固若無是非也苟
或尚與世接不免事有是非一是一非皆
計利害在一國則計一國之利害在一家
則計一家之利害孰謂不然乎是故荀子
曰是是非非之謂智非是是非之謂愚愚
之為言猶言不顧利害而妄有非是是非
也敗人之事不為愚乎惜其不知處心平
正不敢妄有非是是非即日便當度世不

聞尹鄒之事乎昔尹師魯與人談論是是非非無所隱避不為苟止亦不苟隨惟務窮盡道理乃已臨終之日先以手書別文正文正馳至則公已沐浴衣冠端坐而逝矣文正哭之慟公復張目曰已與公別何

用復來死生常理希文豈不曉乎言訖復揖而逝鄒非平日是非非無所隱避死主之際能如此乎鄒宿為內殿崇班正直無二是非非未嘗妄發至於背義負殘恣殺物命皆所不作為真武真君收錄

署之部下慶曆初任鄭州監酒日忽風雹大作下一無蓋銅棺公即端簡入卧其中不刺那項復下一蓋自與棺合震震一聲則其棺已在半空冉冉向北而去矣今為北極壽限司判官每歲一次隨真武真君

下降勸善世人善惡功過校量壽限長短鼎非平日是非非不敢妄發真武真君其肯以此重職而輕付之乎二君如此而超度如此彼非是是非者當如何哉

贊曰

誰毀誰譽 三代直道 是非之公
如辯白皂 小智既鑿 臧否顛倒
醜正朋邪 跡廉夷盜 天鑒不迷
出日杲杲

向背乖宜

傳曰向也者趨向之謂也背也者違背之義也當向而背當背而向即太上所謂乖宜也乖宜之事君子有所不為而小人為之而無忌憚也昔王寶政存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志有所守確不可奪溫公嘗稱之曰並馳萬馬中而能駐足者其惟王存乎是以始自東髮至於老耄歷事五朝所持一心屢更變故所守一道劉忠肅嘗論助役十官在位者責其向背下司農寺詰令分析公曰臣所向者忠直所背者邪佞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政令如此獲罪固已自分然助役終為天下害願陛下勿忘臣言人皆為公縮頭公則不問若二公者其於向背有乖宜乎至於李師中吳孝宗之流便不然矣李

師中平日議論與荆公大不合及荆公權盛師中復欲合之於舒州作一亭榜曰傳巖以荆公曾倅舒而又始封舒也吳孝宗初對策力抵熙寧新法及荆公得君孝宗復為十卷巷議以上荆公言間巷之間皆言新法之善荆公部之乖宜如此為君子耶為小人耶

贊曰

事得其宜 此之謂義 見理必明
用心勿貳 從違既決 禍福頓異
母遠仁賢 母近邪偽 惟順人道
斯合天意

虐下取功

傳曰燭遇暗則成破暗之功舟得水則成載物之功大抵水到渠成功當自立固無待乎取也苟有意於取之則便有虐下之失在乎其間功未必立而禍必先之矣所謂虐取其財虐用其力皆為虐也請以虐取其財言之蓋財者人所急也不聞王咨馬絳之事乎昔王咨以強鸞處官紹興初

為四川都轉運司幹辦公事被檄權井潼川躬自詣井盡令井戶承認大額令認五十斤者必令倍認百斤利其沒官而官自煎也未幾井戶皆至破敗咨亦暴卒遂受牛身當死之夕其友揚使君舉家皆見咨來求救則公裳下已穿出一尾矣明日鄰家果生一牛又有馬絳者亦為幹官性尤苛虐每出督錢不問額之虛實物之盈縮一切必欲多得稍不滿意便敢肆暴人因呼為馬刷子言其好刷錢也或以咨事戒之絳曰正令即日便生兩尾亦所不問既而疽發于背之左數日又發于右兩疽相對宛如杖脊深可寸餘洞見五臟僚友省問無不驚駭至是始自伏曰後之刷錢者要當以某為戒肉爛至盡一息方絕又如李謩無子陳恕兵死林特子孫皆死非命亦虐下也

贊曰

世有健吏 不畏閭書 斬刈民力 以充苞苴 囊橐既溢 復獻羨餘

諂上希音

高爵易享 華屋可居 身及孫子 其終何如

傳曰主知生死罪福之科為之都司者無若鄴都鄴都北帝之下惟玄濊天君助理四君六天大魔天地水三小官官不顯姓字其於僚屬見於真諂者皆世之忠直之士求之其上如邵公夷為南明公吳季札為北明公是也求之其次如賈誼為西明都禁郎臧洪為鬼官北斗君天門亭長是也又求其次如紀瞻為北天修門郎温囑為監海關國伯是也苟嘗有諂上希音者得與其列乎大抵事君貴忠一言之諂而名不忠不忠之臣天所必譴何望超度昔唐高宗將立武昭儀為后畏大臣異議未決一日召李勣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等計之遂良等皆持不可勸獨不出志寧顧望不對後數日帝復欲以訪勸當此之時使勣能以一語諫止在勣不失為忠在唐亦不至有宗室之禍勣則不然卒以陞

下家事無須問外人為對由是帝意遂決昭儀立而唐之宗室滅矣觀勣之意不過私已畏禍以求自安不知已竟不可私禍竟不可畏身死未幾赤族發家禍皆及之孰謂諂上希音為無禍乎又有郭崇韜者亦坐此也崇韜既居顯位自見功高心懷反側於是白帝欲立劉后意在自固不知人心難知易至反背其後殺崇韜者乃劉后也然則諂上希音者是可為平為之得無禍乎

贊曰

諂上迎合 希音開先 所謂逢君 罪莫大焉 主意未決 或可變遷 一語從史 惡力遂堅 喪身亡國 毋寧怨天

受恩不感

傳曰按法苑珠林云人之受恩譬如種穀種雖因地非雨不生洎至穀成不可只言因地不言雨恩也又按智度論云受恩不感甚於畜生嘗讀柳文見一則事益知受

恩不感畜生有所不忍為者為人而不及於畜生豈不甚於畜生乎昔薦福寺有一鵲栖於浮屠之上冬之夕必取鳥之可以盈握者不殺而左右轉易以暖其爪掌及旦復完而縱之既縱必極目遠觀鳥東沒則西飛西沒則東飛意不欲復相見而再攫之也嗚呼鵲之為物但知攫物決裂而食今於一夕暖爪掌之鳥乃能如是彼受恩不感者豈不畜生所不為乎惜乎不知感恩之人最為近道非感恩便為近道即其感恩則其平日履踐從可見矣宣和_○中士夫有徐文中者嘗游東都所役兵偶為車轢蹙不能行遇一道人傳以少藥步履如初兵大感激徧遊天下訪求其人少致謝悃一日復遇諸途哭泣拜謝道人曰吾施恩於人者多矣未嘗有一人得如子者於是授以祕訣兵遂得道文中聞之詰兵問道兵曰清靜是道簡易為上文中頓首若有省竟亦得道就謂無有感恩而能得道乎世之如兵者有幾人乎

贊曰
世有忍人 甚於豺虎 藉其卵翼 報以折斧 人道斯絕 無君無父 醫桑衛盾 漆身沒豫 負恩報恩 施者勿顧 念怨不休

傳曰德山示眾云禿鷲擊念三途業因替爾情生萬劫羈鎖此但念念在法為累尚爾况念念之念念不休者乎當知念念不休最能令人自縛永劫不得解脫淪入三途其速如箭不開懺法所謂若無怨懟無有惡道之說乎謹按經云怨習交嫌發于街恨是人命終未捨暖觸以前便有飛石投標匪野車撞變感囊撲等事現于其前此即念怨不休死當墮入地獄者也又云貪恨為罪是人罪畢得出地獄遇蟲成形名蠱毒鬼此即念怨不休又當墮入鬼趣者也又云蠱毒之鬼蠱滅報盡生於世間多為毒類此即念怨不休又當墮入畜趣者也佛語無誑孰謂為不然乎其間又

有已墮三惡而念尚不休者如冀州之盜既以劫盜而死墮地獄矣尚以郡守張莫法外殺之為念念而不休必欲追冀到獄是也如毗婆論所載之鬼既以積罪而死墮鬼趣矣尚以女子於五百世前曾一殺之為念念而不休竟至復斷女子之命是也如楊褒廐中之騾既以惡業而死墮畜趣矣尚以得道王鶴舊嘗與之有怨為念念而不休竟至蹄殺王鶴是也然則怨之一字豈不最能令人自縛永劫不得解脫乎不聞第三十祖璨大師之言乎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向璨致敬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璨曰誰縛汝信曰無人縛璨曰既無人縛何用更求解脫信於言下有悟遂得解脫使璨此言廣行流布則不休必休不解脫必解脫矣

贊曰
夷齊不怨 志於求仁 禮人不答 孟子反身 情恕理遣 無物不春 邵克記笑 暴骨交隣 一念芥蒂

萬惡之因

太上感應篇卷之八

太上感應篇卷之九

義九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輕蔑天民

傳曰輕蔑天民此持刻核之輩旋踵及禍固無足道請以一二愛民君子言之庶幾

皆知則效昔韓忠獻公琦初為益利路體

量安撫使拯濟飢民所活者一百九十餘

萬及鎮河北適河決歲又大飢公復多方

措劃賑濟安輯所活者又七百餘萬富文

忠公鎮清杜適河決八州之民送入京東

公勸民出粟得十餘萬斛隨處貯之以濟

殍者且括公私閑舍得十餘萬區散處其

人使便薪水明年麥熟各計地里遠近受

糧使歸所活者五十餘萬滕章敬元發知

鄆州適淮南京東飢公葺城外廩營一千

二百餘間以處流民所活者五萬李允則

知潭州適歲飢公請發廩賑而後奏運司

不許公曰須奏後發安能及事於是請以

家財為質發之所活者五萬陳文惠堯佐

知壽州適歲飢公曰與其今率孰若身先

於是自出已錢以濟貧民吏民爭出為助

所活者數萬王懿敏素知太原適汾河大

溢水灌平晉將灌州城公急備舟明日水

至民得無恐且勸大姓出粟賑濟所活者

十萬胡文恭宿為揚子尉適大水民多漂

溺公出私錢雇舟以濟已溺而復活者數

千曾中書筆知洪州適大疫公自州及縣

乃至市鎮亭傳皆貯湯劑以待病者兵民

有病而無舍可居者皆以官舍舍之所活

者數千蘇文忠軾知杭州適大疫公出私

橐作湯劑遣吏挾醫分坊救療兼作病坊

以處病者所活者數千輕蔑者處此能如

是乎惜其不知居民之上自當如是

贊曰

父天母地 氣均體同 宗子家相

下及百工 相為鞠育 以禪化功

豈縱其上 濟民困窮 匪民之戕

自戕其躬

擾亂國政

傳曰老子曰治國若烹小鮮陸象先曰天